

新经典文库

张小娴 著

(修订本)

荷包里的单人床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
不是天各一方，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天津人民出版社

荷包里的单人床

(修订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荷包里的单人床 / 张小娴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5

(新经典文库)

ISBN 7-201-04788-4

I . 荷… II . 张…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254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2-2004-46

本书经明心社有限公司授权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本书仅限在中国内地发行。

荷包里的单人床

作 者	张小娴
丛书策划	新经典文化 (www.readinglife.com)
责任编辑	陈云梅 陈可轶 责任校对 王 前
装帧设计	严 冬 内文制作 白雪艳
出版人	刘晓津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康岳大厦 (300051)
网 址	http://www.tjrm.com.cn
邮 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00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91 千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1-04788-4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本书仅限在中国内地发行

再版序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

第一章

闪亮的星星

第二章

恩戴米恩的月亮

第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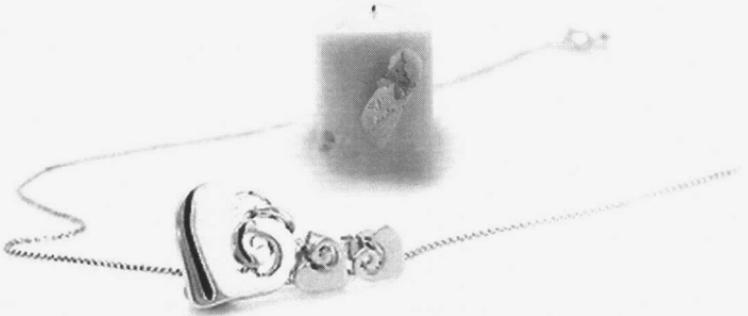
治感冒的方法

第四章

最遥远的距离

第五章

抱枕的秘密



再版序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



这部小说是我在一九九七年五月完成的。这是一个关于暗恋的故事。女主角苏盈苦苦暗恋着秦云生。云生虽然最后接受了她，但他心里思念的，是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女人。无论苏盈多么努力，他最爱的，始终是一个逝去的情人。苏盈伤心地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不是天各一方，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最遥远的距离，是你心里没有我。

去年，我收到两封电子邮件，那两个女孩子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这一句，原来不是你写的，是印度诗人泰戈尔写的。我看了觉得很奇怪，明明是我写的，为什么会变成泰戈尔写的诗？

今年二月，我去了台湾省一趟，这才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这段文字去年十二月在台湾省很流行。一群阴明山医学院的医科



生把我的句子延续下去，写了一首有趣的诗，放在台湾省的 BBS 网络上。自此之后，看到这段文字的人愈来愈多，于是，开始有人流传，这其实是出自泰戈尔的笔下。有人更言之凿凿说是出自泰戈尔的《飞鸟集》。

许多广告用了这段文字，电视问答游戏的主持人也问参加者：“泰戈尔说：‘世上最遥远的距离……’下一句是什么？”一位知名作家在接受访问时，也叹息：“泰戈尔说：‘世上最遥远的距离……’”她还把这段文字收入自己的书展。

别人都以为我是抄泰戈尔的，只有我和我的出版社知道我没有抄，这真是世上最遥远的距离。

幸好，后来有一位喜欢我的书的台湾省读者到图书馆翻查了所有泰戈尔的书，证实泰戈尔从来没有写过这么一首诗。这位读者在 BBS 网络上替我平反了。

这段文字在台湾忽然闹得热烘烘，引起那么多的共鸣，也许是因为我们或多或少都暗恋

过别人，也被人暗恋过吧？

不曾苦苦暗恋过的人，不会理解暗恋的苍凉。总会有人自豪地说：“我从来没有暗恋过别人！”我们太知道了，暗恋是卑微的，我们不敢承认。因此，我也会说，我从来没有暗恋过别人。

张小娴

二〇〇〇年五月二日

于香港家中





第一
章

闪亮的星星



云生：

一月六日的傍晚，我到了法兰克福。全球最盛大的布艺展览，明天就在这里举行。

法兰克福的气温只有零下九度，漫天风雪。冒失的我，在雪地上滑倒了两次，好不容易才爬起来。

因为滑倒的时候弄湿了头发，发梢竟然结了冰，冷得我直打哆嗦。

我住在与展览馆隔了一条河的酒店，这边的酒店比较便宜。我住的酒店就在河畔，在房间里，可以看到雪落在河上。

第一天，在展览馆里，我看到一幅来自印度的布，淡黄色棉布上，有人手绣上了一朵朵白色的雪花，手工很精巧。你知道雪花吗？这种外形有点像百合的雪白色的花，象征逆境中的希望。

它是代表一月的花，而你正是在一月出生的。

在窗前挂上这张绣满雪花的布，那不是等于挂满了希望吗？



那一年的十二月下旬，我到发廊把留了十年的长发剪掉。

“太可惜了，头发已经留到背部。”我的发型师阿万说。

阿万依着我的意思把我的头发剪短，露出一双耳朵来。

离开发廊时，我觉得整个人轻松得多了，长发，原来一直是我的负累。

没有了长发，街上的寒风吹得我的脖子很冷。这一天的气温突然下降，只有七度，听说再晚一点，温度还会更低一些，我赶紧去买一只电暖炉。

买电暖炉的人很多，货架上剩下最后一只，你跟我差不多同一时间看到这惟一的一只电暖炉。

那天的你，穿着很多衣服，毛衣外面加了一件棉袄，棉袄外面又穿了一件毛衣，毛衣外面还加了一件厚绒外套，个子高大的你，看起来弱不禁风，不停地咳嗽。那一刻，我竟然对



你动了慈悲之心。

“你要吧。”我把电暖炉让给你。

我不忍心跟一个这么虚弱的男人争夺一只电暖炉。

“你要吧。”你竟然毫不领情。

“还是你要吧。”我说。

“你要吧。”你不肯接受我的好意，仿佛接受一个女人的好意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

“那我不客气了。”我说。

“你为什么不买一张电热毯？”本着同情心，我向你提议。

“谢谢你，盖上电热毯，感觉好像坐在电椅上等候行刑。”你一边擤鼻涕一边认真地说。

当然，世上最保暖的，是情人的体温。

我开车从停车场出来，经过百货公司旁边的露天咖啡座，隔着落地玻璃，刚好看到你正用一杯热腾腾的咖啡送药。我听人说，寂寞的人，感冒会拖得特别长，因为他自己也不想好。

感冒本来就是一种很伤感的病。



我把那只电暖炉拿回家里，电暖炉开着之后，室温提高了很多，但是因为干燥而令皮肤有绷紧的感觉，并不好受，我在脸上涂了很多雪花膏，也在脖子上涂了一些。

政文打电话回来，问我他的荷包有没有留在家里。

“你等我一下。”

我在床上找到他的荷包。

“找到了。”我告诉他。

他早已经挂线。他是个没耐性的人。

我开车把荷包给他送去，他的职员说他出去了，好像是去吃东西。我把荷包放在他办公室里。

就在那个时候，杜惠绚打电话给我。

“你还不来？”

“我已经在车上了。”我说。

惠绚的日本烧烤店明天就开张，她是大股东，我是小股东。我是她最要好的朋友，她说她的一切都应该有我的份儿，除了男人和遗产。

惠绚的心愿是开餐厅，那么她可以天天坐在收银机前面数着花花绿绿的钞票。一年前，我们结伴去鹿儿岛，在那里，我们爱上了流连烧烤店。

日本的烧烤店，就是专卖烧鸡串的地方，一般都开在地窖里，面积很小，客人很拥挤，空气氤氲，在那个地方谈心，别有一番风味。

回到香港以后，惠绚决定开一间烧烤店。我们在湾仔星街找到一个地铺，那里从前是一间意大利餐厅，歇业后空置了大半年。

我最喜欢餐厅有一个后园，坐在那里，可以看到天空。

惠绚那笔资金，是她男朋友康兆亮替她付的，他是做生意的。

我们的烧烤店，店名叫“燃烧鸟”，是我改的。爱是用来燃烧，而不是用来储存的。

光尽而灭，这是我所追求的爱情，你会明白吗？

我来到烧烤店，装修工人还在作最后的冲刺。